

葛辉 著

原创长篇
侦破悬疑小说

断罪

duanzui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

北国江城相继发生重大命案，惊动公安部门！

将谜一样的案情抽丝剥茧，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面对震惊世人的重案，公安局长顶住压力，率领优秀探员化装侦查。

葛辉 著

原创长篇
侦破悬疑小说

断

duanzui

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罪/葛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1139-468-9

I. 断… II. 葛…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749 号

断 罪

DUAN ZUI

葛 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17.7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1139-468-9/I·049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phcp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断罪

duanzui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迷失少女 (5)

对，应该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大中午的她躺在这里干吗？再走近一看，耿老五看清了，那是一个平躺在那里的女孩。女孩头发散乱，满脸血污，衣衫破损，身体扭曲成S形。那女孩分明是被人害死的。这一下子，耿老五的眼神由震惊变成了恐惧。

第二章 隆胸女人 (125)

“现场没有留下什么有力的证据，尸体又被烧得面目全非，我们依据什么查找女人的尸源啊？”一个侦查员说。

“依据的确不多，要找到尸源难度也的确很大。”刘剑锋说。

“我也认为有一定难度，”我接过刘剑锋的话说，“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细节，这个女人是个隆过胸的女人。这一点是否能帮助我们识别这个女人的职业或者身份呢？”

断罪

duanzui

第三章 股市凶案 (207)

6月12日，在罗湖区的一个水泡子里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罗湖警方立即介入调查。经过尸检，发现女尸是被人勒住喉部窒息死亡的，应该是他杀后抛尸到水泡子里的。女尸身上虽然没有携带任何可供证明身份的证件，但是从体貌特征上可以确定，是一个北方女孩。

第四章 百变凶手 (239)

我一听两具尸体陈放在旅社，脑袋都快炸开了。又是这该死的“旅社”，其他地区都发生了麻醉抢劫案件，我们区会不会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我正疑惑的时候，董齐又断断续续地向我报告：“绿洲旅社，有两个住店人死在了房间里，目前死因不明，估计又是麻醉抢劫。”

第五章 黑暗天使 (265)

现场是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被杀害的男性一丝不挂地仰卧在卧室的床铺上，赤裸着，左前胸留下了被锐器刺过的伤口，伤口周围满是血痕。尸体的头部和下身的两腿之间分别有两滩凝固的血迹，一小段舌头和男性生殖器被随意丢弃在床下的地面上。在床一侧的床头柜上，几件男性的衣物被随意地扔在那里。

引子

江城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的23层办公大楼像一条出水的蛟龙，巍然耸立在清江北岸。办公楼的前面，是一条直接通往环江北路的过道，过道两边是郁郁葱葱的绿地和停车场。

此时，我正站在17层的办公室的前阳台上。多数时候，我习惯站在这个阳台上；眺望静静流动的清江江水，让自己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再专注地思考一些问题。

我43岁了，属马，性情也有些马的奔放，身高1.80米，体重90公斤，身材魁梧得像头牛。我的形象很彪悍，我不敢用“凶”来形容，因为那样会很吓人。也有人说我很男人，长得很像一个时下最火的实力派影星。我自己不相信，对着镜子反复照，觉得自己不像影星，却很像大猩猩。

我生就一张“国”字脸，留着板寸头。剑眉下那对不大不小的眼睛，瞪起来叫吓人，眯起来叫专注，它们和直鼻阔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让我对自己的五官总是不很满意。

总之，我感觉这副形象不如一个小白脸那样对得起观众。可是，我的部下李威对我的形象却另有解释。他说我的小平头是抱打人间不平事，“国”字脸是爱国爱得充满正义，小眼睛是深邃富有洞察力，高大魁梧是彰显个人神奇的魅力。李威这小子平时就爱开玩笑，所以他的总结大有溜须拍马的嫌疑。可我听了很舒坦，感觉这话对树立我在群众中的高大形象很有现实意义，为此，我口头上给李威记了一次“拍马屁奖”。当然，我是属马的，就是拍我一回也算没有拍错。

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我便走回房间，来到办公桌前，坐在老板椅上，随手拿起水杯，慢慢地喝了几口。上好的乌龙茶，台湾产的，我只喝这种茶，也熟悉它的品性，深谙它的味道。它那淡淡的苦涩中蕴藏着清香，有时就像人生，有苦涩才有精彩。



放下水杯，我随后拿起一份文件，准备看一下。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吧！”我说。

门开了，进来的是雷蕾，刑警大队的侦查员兼内勤。她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径直走到我的桌前说：“贺局，这个月的发案、破案情况统计，请您过目。”

我一边接过统计表一边说：“蕾儿，坐。”

我们警队的弟兄们都习惯地称雷蕾为蕾儿。

雷蕾是省警校毕业的，29岁。看上去总像一个长不大的女孩，性格开朗活泼。小巧玲珑的面庞上，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像山脊一样挺起，再配上那薄如蝉翼的双唇，让雷蕾的形象倍加靓丽。雷蕾爱笑，甜美得像一只百灵鸟。

我看材料的时候，雷蕾说：“这个月没发命案，‘两抢一盗’案件也比上个月下降了七个百分点。”

我说：“蕾儿，这说明我们前一段‘命案必破’和重点打击‘两抢一盗’的行动收到效果了。”

雷蕾笑了，说：“头儿，咱警队这些弟兄们你还不了解吗，没大案子，闲得他们手都直痒痒！”

警队的弟兄们都称呼我为“头儿”，很亲切的称呼。我也笑了，说：“这些家伙，让他们喘口气还不好好歇着。等有了大案子，他们又会像猴子一样抓耳挠腮，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个破案的主意，我真拿他们没办法！”

雷蕾说：“头儿，你没良心，那办法都是你拿的，案子都是你一个人破的？”

我见雷蕾装急眼的样子，急忙说：“对不起，我良心让狗吃了，我贪功，磨灭了大家的贡献！”听了这话，雷蕾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很快看完了统计表并交给了雷蕾。

雷蕾站起身来：“贺局，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雷蕾的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那几个心爱的部下，以往办案不忙的时候，他们早就来我这儿侃大山了，今天怎么还没上来。于是我问雷蕾：“蕾儿，你们董队和命案组的人都在吗？”

“都在呀，想他们了？”雷蕾笑着反问。

“知我者，蕾儿也。就让他们上来吧，有几号人算几号人。”我说。



“明白！”雷蕾拿着统计表，蹦蹦跳跳地出了我的办公室。

不一会儿，雷蕾、董齐、刘剑锋、李威、卢晓鸥等几员大将全部来到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们来了，头儿，有啥好吃、好抽的，给大家发一发。”董齐说。

董齐是我们江北分局的刑警大队队长，36岁，属牛，性格中也带有牛的韧性和倔强，有一种做什么事情都不服输的精神。他脸庞较大，剑眉下一双虎目炯炯有神，身高1.76米，是中等身材的硬汉。同志们都说他壮实得像一头公牛，他自己则解释说，是一头没有被阉割的公牛！

“茶几上有糖炒栗子，你再打开书柜右下面的抽屉，里面有一盒黄鹤楼特供烟。”我说。

“都这层次了，黄鹤楼特供，200元一盒，腐败了吧。”董齐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打开抽屉，顺手拿出了那盒特供烟。他继续说：“会抽的、不会抽的都得点一支，别人给头儿上贡的，不抽白不抽！”

我也笑了，说：“你们以为当局长会和小兵一个档次吗，没几个上贡的，谁抢着争着往上杵呀！”

我话音刚落，大家都笑了。

“好几天没案子破，我都憋得慌了。”刘剑锋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

“我也感觉手痒痒了。”李威说。

刘剑锋和李威都是刑警大队命案中队的探长。他们和雷蕾、卢晓鸥都是省警校的同班同学。刘剑锋生就一副刀条脸，戴着200度的近视镜，这让他颇有学者风度。他的知识面宽，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做事精细，经常能够利用细节突破案件。与刘剑锋不同的是，李威聪明机智，用同志们的话说他聪明得有些狡猾。李威理着一个时髦的奔放式发型，穿着一身流行的粗布便衣，爱戴一副咖啡色墨镜。总之，见了李威，就知道了什么叫便衣警察。

“闭上你那乌鸦嘴吧。上次你就叨咕该发案了，结果第二天就发了一起杀人案。”雷蕾嗔怪着李威。

“你们还别说，这命案有的时候还真禁不住叨咕，有的时候还分谁带班，比如咱们管治安的黄局长一带班，准发案子。好多命案还都是在他带班的晚上发的，你们说邪不邪性！”董齐说。

我说：“你们这些家伙，黄局长不在，你们就背后埋汰人家吧，以后你们要是被调到他的手下，不给你们小鞋穿才怪！”

“别介，头儿，我们说的都是事实，不信以后你品品。”董齐说。



董齐说到这里，我笑了，说：“还真是那么回事。今年的几起命案都是在黄局长值班时发的。你们真能总结呀！”

我说完后，大家都笑了。

正在扒栗子吃的卢晓鸥突然问：“今天谁值班啊？”

李威抢着说：“早晨我看咱们收发室的值班表上写的是黄局长。”

卢晓鸥惊讶地说：“啊，黄局长。不会又发案吧！”

办公室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卢晓鸥是个性格直率的姑娘，美丽大方，身段高挑匀称如纤细的翠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美丽迷人的大眼睛，像两颗明珠镶嵌在楚楚动人的脸上，更显得生动和富有朝气。

我大笑着说：“这话可别再让晓鸥说中啊！”

话音刚落，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为了听起来方便，我特意把我的手机铃声设计成鬼子进村的声音。一听见这样的声音，我就知道又发案了。果然，电话是指挥中心打来的：“贺局，幸福坝附近发现一具女尸……”

“什么，幸福坝发现女尸！”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啊，这案子说来就来了！这次，大家真的吃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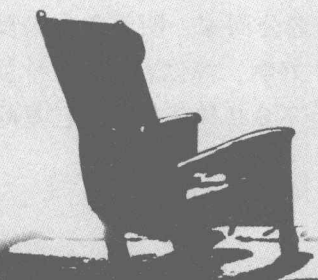
断

duanzui

罪

第一章 迷失少女

对，应该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大中午的她躺在这里干吗？再走近一看，耿老五看清了，那是一个平躺在那里的女孩。女孩头发散乱，满脸血污，衣衫破损，身体扭曲成S形。那女孩分明是被人害死的。这一下子，耿老五的眼神由震惊变成了恐惧。



走出舞厅，雅雅在三个男孩子的簇拥下来到马路边。此时，已是午夜，路上的行人十分稀少，偶尔有一个醉汉在马路上跌跌撞撞，路边那一盏盏昏黄的路灯像眼睛一样在黑暗中显露出点点生命的迹象。

月色朦胧，星光闪烁。这样一个北方中等发达城市，夜生活不怎么丰富，多数的夜晚都属于八〇后、九〇后那些青春流浪派的孩子们。当童贞、理想和目标与他们渐行渐远的时候，黑夜，还有那些属于黑夜的迷离的歌屋、酒吧、网吧便成了他们挥霍青春和生命的驿站。

站在路边，四个孩子漫无目的地向马路上挥着手。

“出租车、出租车……”

一个男青年稀里糊涂地呼喊，烟味、酒味随着呼喊的气流飘散在空气中，污浊和晦气立即弥散开来。雅雅和他们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如风雨中那株弱不禁风的小树，稍有不慎就会颓然倒下。他们一起拥挤着、谩骂着，一边不停地呼喊出租车，一边沿着街边像蜗牛一样缓缓前行。

这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停在了他们身边。

“开门，这车门怎么这么难开，这该死的出租车，该死的司机！”一个男孩子咒骂着去开右侧的车门，其实他的手根本没有放到门把上。

司机下车来把门打开，让他们陆续上了车。司机想，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变成了这个样子。

启动发动机后，司机问了一句：“去哪里？”一个男孩子说：“吃烧烤，去烧烤店。”一个清醒一点的男孩子说：“还是回家吧，把雅雅和小瑞送回去。”另一个男孩说：“小瑞，让雅雅和我们睡一觉算了，大家玩玩多好。小瑞，你大度点行吗？”

“他大度我还不大度呢，奔海牙街，送我和老公回家，明天我老公就走了，我们好好亲热亲热。”这是雅雅的声音。“好啊，等你老公走了你就归我，行不？”一个男孩说。“别恬不知耻了，也不拿块镜子照照自己是啥



德性，这辈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雅雅说。

雅雅和三个男孩不着边际地胡扯着，出租车已经开到了海牙街。雅雅和小瑞跌跌撞撞地走下车奔平房走去。“明天早晨我们去火车站送行。”出租车里传来了一声混沌的声音。

这是小瑞的房子，明天他就要去外地打工，雅雅是来送别的。进了屋，两人胡乱扯上一条被褥，脱掉衣服就钻进被子里。

雅雅和小瑞处对象才一个月，可是两个人在见面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性关系。对这两个年轻人而言，传统的恋爱婚姻观念像雾气一样虚无缥缈，所以他们把性的要求看得像喝水一样容易，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无所顾忌。

“小瑞，快醒醒吧，你要赶不上火车了。”第二天黎明，雅雅醒来后，马上叫正在熟睡的小瑞。小瑞迷迷糊糊地从被窝里爬起来，看见雅雅赤裸的上半身，急忙用手去摸。雅雅假装害羞地拽过被角遮住了胸部。

“别装了，我又不是没看见过，我就要出远门了，让我好好看看吧！”小瑞说。

“别开玩笑，快起来吧，一会儿真要误了火车了。”雅雅嗔怪着小瑞，很快穿上衣裤，从炕上跳下来。小瑞也穿了衣服，从炕上懒洋洋地下来了。雅雅把被褥简单地叠了一下。随后，两个人急急忙忙地洗了一把脸，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旅行箱，出门打车直奔火车站。

出租车很快来到了火车站。这时，小瑞的几个同学和朋友从广场方向向他们走来。小垒从小瑞的手里接过行李箱，说：“我帮你拎一下。”

几个同学说笑着奔进站口去了。

随着汽笛的一声声长鸣，火车慢慢地驶离站台，然后疾驰而去。



镰刀像雪片一样上下飞舞着，只见耿老五甩开黝黑的臂膀，一棵棵玉米秆便躺在了他的脚下。随着又一棵玉米秆被割倒，耿老五的眼前突然一亮，这地上银灰色的金属是什么东西？上面还有屏幕，分明是个手机嘛。

“谁把手机丢在这里了，不会是个废手机吧。”耿老五自言自语地絮叨着，顺手拿起了手机。手机沾了点泥土，电池似乎是因为磕碰而从机体分离。他闲下手来安上电池，手机还是打不开。电池没有电了吧？管它好坏呢，收起来再说，耿老五这样想着，随手把手机装在了口袋里，然后不声不响地继续割地。

割了几棵玉米秆，再下刀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刀下的地垄沟里，一小块亮晶晶的石头映入他的眼帘。好奇的耿老五拿起来仔细地瞧了瞧，这不是一块玉石制成的观音头像吗？头像上还拴着断开的红线。40 刚出头的耿老五虽然没怎么见过玉石，可是这石头制成的观音他还是知道的，要是玉石的话能值点银子呀。

耿老五想，今几个这玉米算是收割的值了，先捡手机后捡玉石，说不定这两样东西卖了之后，比这片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玉米还值钱呢，早知这样，还不如早两天收割呢。想到这里，耿老五决定先不把拣到东西的事告诉媳妇，因为一同干活的还有自己的两个哥哥呢，这事最好先别让他们知道。

放松心态后，耿老五继续挥刀割玉米，这回他割起来更有劲头了，速度也明显地快起来了，转眼就割出了十几米远。抬头一看，前面好像是地中央的一片撂荒地。他准备割到撂荒地时叫媳妇和两个哥哥来休息一下，打打尖，抽袋烟，可是当他集中注意力往撂荒地中间看时，映入眼中的景象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是一个人躺在那里吗？

对，应该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大中午的她躺在这里干吗？再走近一看，耿老五看清了，那是一个平躺在那里的女孩。女孩头发散乱，满脸



血污，衣衫破损，身体扭曲成S形。那女孩分明是被人害死的。这一下子，耿老五的眼神由震惊变成了恐惧。

“死人，我看见死人了，我们的地里有人被杀死了……”

耿老五的惊叫引来了他的两个哥哥和他媳妇。他们一起到撂荒地附近一看，果然是一个女人的尸体。看着这个被害的女孩，耿老五很快想到了刚才拣到的手机和玉观音，一定是这个被害的女孩的，这是不祥的东西呀！他本能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手机和玉石，扔在了女尸旁边。

“局长，刚才有个男人报案，说在幸福坝附近他家的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中午11点20分，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了指挥中心打给我的报警电话。

“马上通知技术大队队长滕森、法医萧寒到楼前集合！”我命令说。同时我换好了警服，拿起对讲机，带领正在我办公室的董齐他们向办公楼前走去。

“头儿，又发生命案了，今儿是个什么日子？”看见我来到楼前，已经等候在警车旁的滕森问。

“什么日子，9月11号，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7周年的日子，这个日子不吉利呀！”站在滕森旁边的萧寒接话说。

“又是他妈的‘9·11’，这个日子应该让人诅咒，这回发案不能算在黄局长头上了，就把这起案件命名为‘9·11’专案吧，成立专案组，立即赶赴现场！”我气愤地咒骂了一句，同时把手一挥，带领大家分乘几辆警车，迅速赶赴郊外的幸福坝。

中午，火辣辣的阳光烘烤着大地，警车内的空调似乎失去了制冷作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汗珠。

“幸福坝是个三角地带，那里的道路四通八达。在那里发现了女尸，更增加了作案人的不确定性，恐怕会给我们的破案增加难度。”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董齐对大家说。

“是啊，头儿，那地方距离我们江城市中心城区、江南区、江北区都很近，属于三个区的交界地段，来往的人员都很复杂。作案人在哪个地方作案后都可以把尸体运过来，的确会给我们破案带来麻烦。”正在驾车的探长李威也附和说。

“那个地段的确很复杂，不过我们还是等了解完情况、勘查过现场再



下结论。越困难的案子你们破起来越过瘾，这不是你们平时挂在嘴上的话吗？”我冲着两个心腹爱将说。

“那是。你放心，头儿。我们可不是蜡做的枪头，见硬就卷的主儿，再难的案子我们都能拿下来。再说了，就是拿不下来，也不能怪我们啊，您没听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吗’！”李威的嘴就是闲不住，他是在含沙射影地挖苦我呢。

“你小子没能耐还总想找个垫背的是吧？这案子就你主侦，看你拿不下来，我不收拾你才怪！”我假装嗔怪地训斥着李威。

“头儿，让他主侦这个案子就对了，我看他到底怎么破这个案子。要是真破不了，你就狠狠地收拾他一次，谁让他自己没有底气，还指桑骂槐地说您不行！”坐在我旁边的雷蕾揶揄着李威。

“好鸟出在嘴上吗？人家李威能耐不行，你还不让人家痛快痛快嘴呀！”我笑着对雷蕾说，同时用眼睛瞧着李威。

“别拿我开涮了，头儿，一会儿到现场你看我的，不过滕森和萧寒得配合我呀！”李威笑嘻嘻地说。

“我还以为你谁都不需要就能破案呢。好好开车吧，上坝了，注意安全！”我们说着，车一阵颠簸驶上了幸福坝上的沙石路面。透过车窗，我们已经看到了玉米林，也看到了玉米地里几个晃动的人影。

几经周折，我们驾驶的两辆警车终于来到了玉米地边上。看见我们从警车里走下来，刚才还在玉米地里的几个农民走到我们停车的地点。

“警察同志，我叫耿老五，就是刚才报案的那个人，那女的尸体是我看见的，我还捡到了一部手机、一个玉观音。”一个看上去40岁左右的自称是耿老五的报案人对我们说。

“你就是那个报案人啊，那你跟我们说说发现尸体的过程好吗？”董齐和善地对耿老五说。

耿老五一五一十地将发现尸体的过程叙述了一遍。

我说：“小耿，你做得对。”别看他叫耿老五，其实他的年龄最多也就35岁，只是因为干农活风吹日晒地使皮肤变黑，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几岁。

我们向撂荒地走去的时候，天气越发地燥热起来，警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那块撂荒地在幸福坝下方，距离坝底5米远的玉米地中间，我们是在



耿老五的带领下，从幸福坝步行穿越横垄地直接进入撈荒地中心现场的。

进入撈荒地，一团火红的颜色立即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阳光下，那团火红强烈地刺激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走近了，才看清那是被害少女穿的一件红色的耐克紧身运动服。

少女的尸体呈S形仰卧在地面上。只见她满面血污，头发散乱，颈部青紫，左手抛在脑后，右手斜插在牛仔裤的腰带里，下身的牛仔裤半褪到臀部，裤子前面的拉锁被撕裂，露出了肚脐、小腹和部分阴毛，脚上穿着完整的没有系鞋带的旅游鞋。她的左上手上边扔着耿老五发现的手机和玉观音，右侧脖子下面有一小段大约15厘米长的细红绳，和玉观音上拴着的红绳几乎一致。

“你们看，这个女孩子好像不到20岁吧。这么小就遭遇不测，真的让人痛心啊！”我表情凝重地仔细审视着她的脸，十分痛心地对身边正在勘查的滕森说。

“是啊，看面相这孩子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花季少女呀，在花骨朵的时候就被摧残凋零了，确实让人惋惜呀！”滕森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这么热的天，尸体还没有出现腐败特征，说明女孩的死亡时间不是太长。”萧寒凑近尸体，猫着腰闻了一下说。

“是吗，还没有太大的腐败气味？”我疑惑地说，同时也专注地注视着女孩的尸体。

“这女孩没有穿内裤吗？如果穿了，她的内裤哪儿去了呢？”我对大家说。

“是啊，这个女孩子好像没穿内裤。”董齐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现在好多的小女孩都无拘无束的，早没有穿内裤的习惯了。局长大人落伍了吧！”旁边的雷蕾插话说。

“我是落伍了，难道80后、90后的女孩子都达到这种程度了，真是不可思议呀！”我吃惊地看着雷蕾说。

“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是一定有这样的女孩子存在。”雷蕾调皮地看着我。

我说：“我们还是相信这个女孩是穿内裤的吧。”随后，我招呼萧寒说，“你把女孩的牛仔裤的前开口处再剪开一点，看看女孩到底穿没穿内裤。”

萧寒说：“行。”说完他就拿出剪刀，剪开女孩牛仔裤的前拉锁口，向裤子里面看了看。“果然没发现短裤。”萧寒说。



“女孩不穿短裤的可能性不大呀，是不是歹徒作案时将她的短裤撕开扔在附近了？”我这样想着就又转向李威、雷蕾说：“给你俩一个任务，围绕中心现场向外围扩展搜寻，寻找可能被抛弃的女儿的内裤或者其他证据。”

“好吧，我们就相信这个女孩是穿内裤的，现在就去找。”雷蕾和李威说完，分头搜寻去了。

随着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地响，技术人员随后对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了拍照。我和滕森、萧寒、董齐、刘剑锋等侦查人员同时展开现场勘查。

“局长，你看！这里有两枚抽剩下的烟蒂。”滕森忽然喊了一句。我们顺着他的喊声走过去，尸体头部右侧2米左右的地上果然有两枚烟蒂。

“是这个女孩抽的，还是凶手留下的？”滕森带着疑惑用镊子夹起了一枚烟蒂，仔细地审视着。

我说：“不管是谁留下的，先提取了以备检验。”

“头儿，我在这个女孩子兜里发现了半盒香烟，您过来看一下。”董齐在检验女孩的耐克上衣时，发现了半盒香烟，是“紫云”牌的。

“这里发现两枚烟蒂，被害女孩的兜里恰恰又发现了半盒香烟，看来这两枚烟蒂应该是这个女孩抽的了。”刘剑锋说。

我说：“董齐，你把那半盒烟拿过来和地上提取的烟蒂比对一下。”董齐把那半盒烟拿了过来，并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一旁的滕森。滕森把提取的烟蒂和这支烟的过滤嘴一起放在一张洁白的纸上进行比对，两种烟的过滤嘴明显不一样。

“可以断定这两只烟蒂不是那女孩留下的。”滕森十分肯定地回答。

“既然不是女孩抽的，那一定是凶手抽的了。”刘剑锋又作出了判断。

董齐说：“你就知道冒失，就不能是第三个人抽的吗？”

我说：“刘剑锋说得对，凶手抽的可能性最大。但不管是谁抽的，我们必须提取烟蒂，作为证据，准备做DNA检材。”

董齐说：“这个女孩生前是个小烟民恐怕也是肯定的。现在的女孩子背着父母吸烟的大有人在，不过那些敢抽烟的女孩要么就是很时髦、很另类的女孩，要么就是过早辍学的流失生，用那些本分的学习型同学的话说，书呆子女孩是不会有这种嗜好的。”

刘剑锋并不赞同董齐的说法，他说：“你说的那几种情况也不尽然。现在有的女孩把吸烟当成一种时尚，我们也不能仅通过吸烟这件事就把孩

